



脏、乱、差,几乎是近代西方人对华人社会的共识。然而,今天的新加坡则被西方人称为东方的花园国家,与西方的花园国家——瑞士相媲美。奇迹是怎样发生的?答案是古老的:德、法并用。

抓住一种陋习,开展社会教育运动是新加坡实行德治的主要方式。从1958年到1982年,新加坡政府总计发动过66项全国性运动,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958—1967年)是运动试验期,总共搞了31个运动,如1958年8月的反吐痰运动,1958年10月的大扫除(取缔乱抛垃圾)运动,1958年12月的消灭害虫运动等,其推行的目的都是测验这种做法的可行性到底有多大。结果证明卓有成效,政府就把这一做法定为治国方略。第二个时期(1968—1978年)搞了16个运动,仍以社会、环境和卫生事项为中心,不同于以前的是开始制定一些法规,派警员巡逻执法,对违规者暂不给予重罚,而仅仅给予警告,使民众逐渐适应法规要求。第三个时期(1979—1982年)搞了19个运动,不同于以前的是,各项运动周期性地循环进行,使人们加深印象。

每一个运动都分三个步骤进行,先是由政府总理提出一个需要纠正的陋习,然后是由政府部长宣布运动开始,各种媒体和人民协会广泛宣传这项运动的必要性,最后是政府制定法规,加大执法力度。每一个运动都注重实效,避免空喊口号、走过场。例如,在整治交通秩序运动中,新加坡警方分别针对儿童及成年人,使用不同的方式来进行遵守交通规则的教育。对待儿童,交通警察担心媒体和学校铺天盖地的交通安全宣传会让儿童产生厌烦心理,于是利用生活化的方式,把小学生带到公路安全公园,让他们开着娃娃车,由交警现场示范和教会他们如何应对各种交通指示灯,如何应对行人过马路,如何应对可能碰到的危险。对于成年人,警方多半采用惊吓的方式。每当发生一起严重的车祸,电视、报纸总是配合警方拍下现场人车俱毁的悲惨画面,不断播映和登载。警方还到各处展览车祸后残破的车辆。位于麦克氏威尔路口的交通警察一楼处罚款的地方入口处,固定展示着一个破烂的车头,墙上写着:“三思而行,鲁莽超车的代价”,车头下面一具模拟真人

的尸体模型躺在地上,令人触目惊心。

经过一段时间的社会教育运动后,政府就会制定惩治陋习的法律,巩固教育成果。这方面的立法有两大特点。一是罚款。如:路上乱抛垃圾,罚款100元;随地吐痰,最高罚款1000元;电梯内抽烟,罚款500元;上厕所便后不冲水,罚款1000元;在公共场所抽烟,最高罚款500元;坐在地铁站的矮墙上,罚款500元;过马路闯红灯,罚款20元,等等。在新加坡流行“Singapore is a fine place”这样一句双关语,它一方面是说“新加坡是个好地方”,另一方面则指的是“新加坡是个罚款的地方”(fine还有罚款的词义)。意思是:新加坡所拥有的好生活,是从不断被罚款中获得的。

立法的另一个特点就是采用重刑惩治陋习。其中最受世人争议的莫过于鞭刑。鞭(木质)长4英尺,厚1英寸。法律规定,行刑者鞭答犯人臀部时,应使用全身的力量,而不是仅靠臂力。高等法院的判决最多可达24下,其他法院最多只有20下。一鞭与一鞭间的间隔是半分钟。行刑的鞭子平时都浸在水中,以防鞭击时裂开,将碎屑留在伤口里。有些犯人在受刑时昏厥,法医必须使他们苏醒。如果一时无法苏醒,则停止用刑。待其恢复后再行刑。行刑完毕后,法医在犯人的伤口上贴上消炎药物。1993年,一个15岁的美国学生迈克非肆无忌惮地破坏公路交通指示牌,在20多辆轿车上喷漆涂鸦,按照法律被鞭答6下,监禁4个月。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亲自出面向新加坡政府请求赦免他,美国媒体对自家的孩子将在新加坡被残酷的亚洲人剥下裤子鞭打,勃然大怒。新加坡则回答说,我们是一个法治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此免除处罚是不可能的,但考虑到总统出面求情,总要给点面子,于是6下减为4下。鞭答之前先对那位青年人进行了体检,没有发现他有什么不适宜鞭答的疾病。行刑地点放在新加坡人民广场,电视台对全世界进行了实况转播。

无论是众多的罚款条款,还是鞭答之类的重刑规定,难免会引起国际社会的一些非议。但西方在从旧的生活方式向新的生活方式转变的18、19世纪也有类似现象。随着社会文明意识的广泛普及和深入人心,严刑峻法要么是存而不用,要么是走向轻缓平和。我们既要历史地看待一个国家的法治,又要与时俱进地期待一个国家的法治。



五百罗汉(局部) (中国画) 韩玄真

采用第一期《透视》,是初出茅庐的那年,讲的是居民无证养狗的问题。当时走入某小区,循着狗吠声,我和摄像老师敲响了一楼某户的门。门突然打开,冲出一条大狗,把摄像老师惊得连退几步,根本顾不上抓拍。我上前抚摸这头金毛猎犬,示意它安静。摄像老师提醒说当心被狗咬。我说不会,因为我喜欢狗。在喜欢的人面前,狗就是朋友。

后来当记者久了些,圈外的朋友常问我,干你这行是不是挺危险,看你一会儿暗访地下泔脚油,一会儿打传销揭假药。我说不会,因为我喜欢这个职业,在喜欢面前,危险就不成危险,何况很多时候,危险只发自我们内心。

原本想在这里倒点做记者的苦水,然后说几句无怨无悔的坚守之辞。但在整理思绪时,不断地在否定自己。难道在外采访偶尔吃一两顿大饼就算是苦吗?还是经常放弃休息日专于工作算苦?难道自己真的是因了要坚

守这些所谓的职业辛苦,才坚定地一路走来?

终于发现自己并不伟大,并挖掘出了私心。这种私心,就是幸福。

公安办案常有线人,我们记者也有。曾有一位线人因为向我提供了重要的采访线索,被“自己人”怀疑为“内鬼”四处寻着要“清理门户”。那时他带着大肚子的老婆,有家不能回,两三天换一个旅馆,却始终和我保持着联系,每到一处便会报个平安。他老婆受不了奔波之苦,竟提出了离婚。那个晚上我的手机打得发烫,终于劝住了她。几个月后,他在电话里兴奋地说:“小弟,我老婆生了,是个男孩,我挂了,我还要给老家打个电话告诉我爸。”我替他高兴,突然意识到,他居然把这个消息第一个告诉了我,这是何样的幸福。

有一年的暑期,拍一档节目

叫《不要给陌生人开门》。我们事先和孩子的家长约好,让孩子独自在家,看他们会不会给冒充家长朋友或同事的陌生人开门。采访发现,80%的孩子都轻易地相信了陌生人的谎话开了门,这个结果让我们很吃惊。于是我找来了专家,介绍了一个方法,就是家长出门前和孩子约定一个容易记忆的开门暗号,比如周一是苹果,周二是香蕉……节目刚播完,就收到了几条短信,说这期节目有启发。第二天在外单位采访,一位朋友见面就说:“我今天给儿子布置了暗号:溜溜球!哦哟,我怎么把暗号告诉你了。”普普通通的一期节目能受到大家的关注和认同,并带去帮助,这是何样的幸福。

不仅受到鼓励,也常接到惊喜。有一个从未谋面的观众,写信来说感觉我有几次出境主持时貌似有些疲惫,猜测是工作压力大晚上睡不好,于是随信捎来

没有哈利,只有波特

董桥

可惜失灵。

我刚看完一篇写美国女设计家米雪尔的访谈录。她说她5岁那年住在迈亚米海边,每个星期六下午从家里走路穿过种满印度榕树的公园走到公立图书馆去借书:“每一次可以借出两本书,读完了还回去再借两本。那是我童年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时候没有电视。”到了星期日晚上,她说她爷爷总会到她们家照顾她们,给她们讲故事。她说她读了高尔基的《童年》才知道俄国人珍惜这套讲故事的传统。

米雪尔说她父亲和她爷爷都从 Vilna 去美国,他们是地方上的“scribes”,经

常要为不识字的人读报读书写信填表:“他们学问好,把爱书爱写作的那份深爱传给我,把文字传给我。文字的象征意义给了我很多启发,也影响了我的设计和我的雕塑。”她说的 Vilna 是 Vilnius,是 Vilnyus,是维尔纽斯,前苏联立陶宛加盟共和国的首都。她说的“scribes”是古时候的抄写员,通法

律通书道的读书人。这篇访谈录是英国做旧书买卖的朋友布赖恩寄给我的。他说米雪尔在纽约和佛罗里达的家都是她的藏书楼:“那真是传统承诺的现代兑现,”布赖恩说,“这样的藏书楼里不会藏《哈里·波特》!”

布赖恩和我这一辈人也不会迷《哈利波特》。魔法棒的神怪功能隐含着 harry 这个字的强制倾向,离不开烦恼离不开折磨。他向往的是米雪尔的童年“pottering around”的闲情。他喜欢那个写《兔子彼得》的英国作家 Beatrix Potter,她的淡淡的水彩插画,她的纯朴的动物故事。布赖恩说还有一位17世纪荷兰油画家叫 Paul Potter:“我家里有他一张彩印的《破晓》,太动人了!”

时代不一样了。现在的孩子要的是不一样的动人,罗林最清楚,她写《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逃犯》开卷第一句话说:“Harry Potter was a highly unusual boy in many ways”。英国小说家 A.S.Byatt 埋怨罗林的魔幻世界里容不下“the numinous”,容不下敬神情操,那也许是他过份寄望用 magical solution 去开解现代文明的困境了,罗林当然犯不着为他写一部成人的童话。



夜光杯

之后数年,玄真先后在新加坡、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南非和中国台湾举办“佛禅艺术——韩玄真书画展”,为中外文化交流、佛教文化传播再添活话趣谈。

现在“寒士”开始扬眉暖融融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都有来求画乞字者,尤以信佛者为多。玄真在鲁地安居乐业、娶妻生子,又听说他今年将晋京,又要到南粤设立“韩氏艺术工作室”呢!我祝福玄真仍坚持不断学习提高臻入炉火纯青之妙地,渐入博大精深之佛学文缘,欢喜赞叹,尽在诗情画意中。

政协副主席、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看到玄真创作的《五百罗汉》后,老人家显得十分兴奋,大加称赞,欣然题词:“毫端宝刹,笔底庄严。”王光英副委员长称赞《五百罗汉》长卷为画之“瑰宝”,楚图南、爱新觉罗·溥杰、启功、沈鹏、冯其庸、范曾等分别为此长卷题词、题诗。

1992年,画卷在东京开封大相国寺开光大典专场展出时,赵朴初会长又亲临观展,国内高僧真禅、明旻、昌明和众多海内外居士驻足良久观赏长卷,纷纷赞许有加。

1994年泰国僧王颂德帕耶纳·桑文访华,玄真创作的《十八罗汉》手卷被我国政府作为国礼赠与泰国僧王,为中泰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佛教文化的交流又增添了几分祥和的艺术气氛。当时赵朴初会长雅兴不减,对此年轻高徒再次题词“五百罗汉——一相庄严,胜彼世间塑,离俗远市尘,气清而笔健,妙到秋毫颀,君其灵山来,嘉会结胜缘”,欢喜赞叹,尽在诗情画意中。

1990年10月,全国罗汉造型,用心观摩临写,“忍饥耐渴”,备尝艰辛,历经数年,以无比顽强的毅力创作完成线描《五百罗汉》长卷。

丹青线描,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人物画最主要的造型手段之一,在世界上具有独立的欣赏价值和艺术品位。50多米的长卷,起伏有序、遒劲流畅的线条,优美飘逸的纹织组织,古朴高雅的人物品貌,个个栩栩如生,充分再现了五百罗汉众生相和“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的俨然妙境,具有鲜明的艺术独特性。

登赣州八境台

聂世美

高台秀岸俯奔流,点点云帆去未休。
水汇贡章合天地,州通闽粤踞咽喉。
难期盖鹤醉苏子,犹待崆峒豁病眸。
一片丹心留望阙,满山青翠暮烟稠。

“穴”怎么念?

南岳人

电视连续剧《神探狄仁杰》“围歼蛇灵总坛”一集中,剧中人均将台词中“洞穴”“山穴”“蛇穴”“虎穴龙潭”等词语中的“穴”,误念成“xuè血”。这一口误,亦常在日常生活、课堂教学和针灸医疗中出现。笔者年轻时,也曾将课文中“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蟠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荀子·劝学》),“更千秋而万岁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之黠鼠”(宋·欧阳修《祭石曼卿文》)诸句中的“穴”,误读作“xuè血”。

其实:“穴”的规范读音为“阳平 xué(学)”,而非“去声 xuè血”。

十日谈

回眸《新闻透视》

明日请看《携手“透视”消费维权》。